

意犹未尽

上理家属院的回忆

■邓荆文

我搬离上海理工大学家属院已经二十多年了。

其实,我在那里居住生活超过四十年。四十年,人生的半辈子。在这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阶段——欢乐的童年、懵懂的少年、迷茫的青年和大彻大悟的中年。

如今到了晚年,生活安定,身体无恙,愈让我怀念起那些在大院故居里所经历过的各种场景,其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那条承载着许多悲喜的“大马路”。

回到故居,顺着大马路向前望去,许多朦胧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大马路还是那条“大马路”,如今叫“湛恩大道”,是为了纪念首任校长而起。但那时候并没有这个名字,因为是校区内最宽的一条马路,于是约定俗成,就叫成了“大马路”。如今,原先的水泥地面被石砖替代,纹路不同却笔直。

马路两侧,如今是葱茏的香樟树,枝繁叶茂。而在我的记忆里,初时两边种的是柳树。每逢春夏之交,杨柳飘飘,纷纷扬扬,风过处仿佛漫天飘洒的雪花,人在其中,飘飘缈缈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妙处。

小时候不明白这种“妙处”叫“意境”,只觉得有趣得紧。后来大概是因为清扫的缘故吧,柳树变成了梧桐。

我对梧桐无甚好恶,只记得夏间

树上的众多“洋辣子”。我曾被狠狠地蜇过几次,于是见树而惧。也许是“洋辣子”太过猖獗,所以院内后来开始定期打药水。

我家离大马路不远,因此常常有带味道的“水滴”从天而降,这时就有邻居阿姨在窗前大叫:“打药水了,快收衣服啊。”于是各家纷纷出动,抢收衣物……如今梧桐又被香樟取代。我想从此再不会有洋辣子了吧?

马路入口不远处,右边是印刷出版和医疗食品两个学院的综合教学楼,过去这儿是校办工厂区,那时的厂房是低调的平房,和如今豪华的罗马式宏伟建筑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教学楼,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凛然之感。

左边是一幢五层家属楼,当时这块区域是我就读的小学所在地。如今学校已无踪迹,我仍记得那时孩子们跑跳打闹的身影。

往前走,过一条横马路是动力馆。动力馆还是那个动力馆,只是装饰得比过去亮丽多了。

再往前走,路两边一边是篮球场,一边是学生宿舍,宿舍旁是教学大楼。当然,无论是篮球场、学生宿舍还是教学楼,都比当年要气派高端得多。

马路的终点便是伟人广场。伟人像仍在,还是那么高大肃穆。曾听长辈们说,这条路从起点到领袖像终点有五百米。因为他们当年参与修路时,是十米为一个修筑单位,而从

校门口到雕像处正好五十个单位,所以正好是五百米。

当年的伟人广场可没有如今这么宽敞大气,但那时这里便已是我们的乐园。每到夏日晚上,我们几个精力过剩的小丫头就总爱在那玩捉迷藏,一直玩到家长们找来。我记得那时一起玩的除本班同学之外,还有些高年级的同学,不知她们如今是否依然健在?

此外,我还常和几位小伙伴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我们轮换着骑车绕过伟人像,然后顺着马路呼啸而过。

那时伟人广场前经常放露天电影,每到这一天,我们便早早搬了小板凳去占座。我记得那时候常放的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的和越南的以及国产的纪录片。

文革开始了,大马路成了前沿阵地。几乎是一夜之间,各种大字报便布满了大半条马路。广场不再宁静,路人不再从容。

而我们,盲目地目睹这一切,接受这一切,参与这一切。

懵懵懂懂的几年过去了,我工作然后搬了家,搬到了离大马路稍远的地方,进出不再必经,但还时不时地去大马路散步。

逐渐地大字报不见了,嘈杂声减少了,马路清洁了,人们相逢又开始有笑脸了,而我也长大了。

再以后我搬离了理工大学,因为公事和家事,好多年没回故居,但我时常忆起,忆起曾经的那草那木,那砖那瓦和那人那事。

而今重回故居,再游旧时路,往事扑面而来,在我心中,故居仍是那个故居,马路仍是那条马路,记忆也还是那些记忆。

世相百态

过药

■张勤文

所谓过药,是指吃了很苦的药后,用甜蜜的零食来中和口中的苦味,让苦涩消散,只留甘甜。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仪式,使得服药这件苦差事,似乎变得不那么令人抗拒。

首先,家乡小镇卫生院里有两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乡人不舒服的,都慕名而来。小时候生病时,父亲也带我去看中医,一番望闻问切后,老中医钢笔蘸墨水,在纸上龙飞凤舞地开出药方。

那字迹,我们这些门外汉自然是看不懂的,但药房里的配药师却能一眼认出,迅速而准确地撮药,不一会儿,一包包的中药便用浅黄色的牛皮纸包扎好,递到我们手中。

看完病,取好药,为了缓解看病的紧张不快,父亲会带我逛一遍那条百米长的小镇老街,挑选一本小人书或是一件小玩具,作为这次看病的“奖励”。然后,我才心满意足地踏上回家的路。

到了家里,煎药的任务落在了爷爷的肩上。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中药包,将所有的药材放入土陶罐中浸泡一夜,第二天一早放到煤炉上慢慢煎熬。这是一个既耗时又考验耐心的工作,火头不能太汤,也不能太弱。但爷爷总是毫无怨言地把中药煎好,最后用筷子压住药渣,将药汁缓缓滤出,正好装满一汤盏。

我每吃一顿药,爷爷就要煎一次药,一帖药需要反复煎三遍。爷爷煎好药,待药汁凉至温热了,就喊一声:弟弟,吃药喽。

老中医开的方子效果是真好,苦也是真苦。面对眼前满满一汤盏黑褐色的药汤,我鼓起勇气,端起汤盏,“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半碗。余下的,想歇一歇,但跟挑担一样,一鼓作气才能完成,在半当中歇息,很容易产生懈怠。此时奶奶面带笑容地走过来了,我一下又有了底气,再次捧起汤盏,把碗里余下的中药都喝了下去。苦得有些起鸡皮疙瘩,但也觉得很自豪,仿佛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当然,我之所以重新有了勇气,是知道奶奶一定为我准备好了过药的小零食。

奶奶变戏法似的,拿出一粒糖果,两颗蜜枣,几块夹心饼干等等。这些小零食,是亲眷来访时送的礼物,平时奶奶舍不得吃,一直珍藏着,但在我需要“以甜化苦”过药时,奶奶很爽快。

喝完中药后吃这些小零食,嘴里的苦味尽被驱散,嘴里甜了,心里也跟着甜了。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突然看到了一束光,借着这束光,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此时,奶奶不忘表扬鼓励我:药吃下好得快,小孙子有志气。

心里有了信念,觉得药对路,病也确实很快好了,不久,人就又神清气爽,活蹦乱跳了。

长大后,偶尔又需要服用中药时,自己煎药,自己准备过药小零食,但那份感觉却再也找不回来了,嘴里的苦味似乎要留存更久一些。

旅游日记

老挝七日

■王洪文

新年到来之际,和妻子与10余名友人,开启神秘的老挝跨年之旅。飞机降落在万象瓦岱机场时,热浪裹挟着一股陌生的、缓慢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个被五个邻国环绕的内陆“花蕊”,国土面积堪比广西,人口却只有700多万。地广人稀是它给我的第一份直观印象。

驶向市区的路上,视野开阔,绿意无垠,时光仿佛被这里的湄公河水与热带阳光浸泡得格外绵长。接下来的老挝七日,神秘面纱一点点揭开。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其面貌确如人们所说,恍若中国三十年前的镜像,然而空气中流淌的,并非发展的焦灼,而是一种深植于信仰的、近乎透明的安宁。

旅程的锚点,始于万象郊外那座奇诡的“香昆寺”。与其说它是寺,不如说是一座关于信仰与想象的露天博物馆。这座始建于1958年的“佛像公园”是战前老挝最后的狂欢。苏里拉把佛教与印度教融进钢筋混凝土,二百多尊巨像横卧草地,姿态奇诡。我钻进“天堂地狱塔”的恶魔之口,三层暗梯分别象征地狱、人间、天堂,爬至塔顶,湄公河对岸的泰国清晰可见,一步之遥,隔出两种国家的路径。

真正让人触摸到老挝现代脉搏的,是飞驰的“中老铁路”。从万荣站登上列车,熟悉的绿皮车造型、三国语言播报、便捷的扫码进站,让人瞬间产生时空交错之感。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喀斯特峰林与宁静村庄交替上演。不过一个多小时,便将我从万象带到了梦寐以求的琅勃拉邦——这座被湄公河与群山怀抱的千年古城,老挝昔日的王都,如今的世遗“后花园”。

琅勃拉邦的时光,是用香气与光影来计量的。2026年元旦的清晨,我在微凉的晨雾中,与当地居民一同赤脚跪坐街边,等待那一列橙色的流动火焰。僧侣们捧着钵盂,安静地接受信众最虔诚的布施。除了糯米饭,还有游客们放进钵盂的饼干糖果。傍晚登上普西山,与来自世界的人们一同静候日落。那一刻,信仰与日常完成了最朴素也最动人的交换。这种深入骨髓的平和,在王宫博物馆金碧辉煌的“拉邦佛”前,在香通寺马赛克“生命之树”壁画闪耀的微量里,得到了回响。自然的馈赠同样毫不吝啬。光西瀑布如同散落山间的蓝绿色阶梯,这个被誉为老挝“九寨沟”的景区,碧绿的泉水从石灰岩顶层跌落,汇成一个个清澈见底的水池。人们在水帘边欢笑,甚至鼓起勇气体验绳索跳水的刺激。最动人的篇章,写在人与人之间。新年前夜,湄公河的游船成了移动的盛宴。登船时,手举中老两国国旗的孩子们,用中文喊着“新年快乐”,纯真的笑容融化了所有陌生。夕阳将河水染成金红,岸边的炊烟与归舟构成田园诗画。夜幕降临,甲板变成无国界的舞池,不同语言哼唱着同一首快乐的旋律。

旅程的尾声回到万象,凯旋门的灯光与西贡寺的诵经声为一切画上句点。随着中老高铁的开通,这个国家,近年来成为旅游的一个新热点,尽管目前它的发展节奏或许缓慢,但铁路带来一股无穷大的变革之风。

老挝七日之旅,这个国家骨子里那份由佛教浸染的知足与温和,如同一枚琥珀,将一种珍贵的“幸福”状态凝固在时光里。它不急于向你证明什么,只是静静展开它的山川、寺庙、市集与笑脸,让你自行探寻安宁的源头。离开时,那句老挝语的告别“沙拜迪”(意为你好、平安),不再只是一个词语,而是这段旅程的结晶:一种对平和生活的礼赞,以及对这份宁静长存的浅淡祝愿。



拈花湾 ■葛译友

岁月悠悠

那顿饭

■邱伟坚文

母亲以前是单位大厨,同事们吃得满意不说,家里子女以及以后陆续进门的媳妇女婿也都知道母亲的一手好手艺。只是自父亲走后,母亲受精神打击,身体日渐衰老,最明显的变化是以前逢年过节邀子女来老宅吃饭的聚会没有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年,一直到她80岁那年,突然对我说,想邀毛脚孙女婿来家里吃顿饭,“否则道理上过不去的”。

我推脱一番,便答应下来了。到了那天,饭桌上摆放了许多母亲的拿手菜:冷盆有酱牛肉酱鸭又烧酸辣菜,热菜自然更多了,众人坐定动起筷子来。我纳闷以前家中聚会总是将众子女一起请来,怎么这次就独喊了我一家呢?我问母亲是否电话邀大家来,此时母亲仰坐在沙发上,摇着头道:“不要叫了,老妈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妈了,就这些菜准备了好多

天。”众人热闹地吃喝着,母亲大多时间都靠在沙发上很少动筷子。

不久前在晚报上读到作家崔海波一篇文章,说的是笔者回家探望老母,将自己买的肉让母亲做饭,谁料母亲却找出几包方便面,说自己做饭不行了,手上没劲了,笔者为自己对母亲的忽视而吃惊,为自己五十多岁了不懂最起码的人情世故而吃惊。读到此我马上就联想到了母亲当年请自己孙女婿而操持的那顿饭来,想到了她仰坐在沙发上微微喘气的场景……我却自作聪明,还欲将其他子女均叫来,何曾考虑过母亲的辛苦衰老!